

古書《讀史方輿紀要》傳奇

何雁



►一九五七年，本文作者的祖父去世後，家人合影。前者為本文作者的祖母胡阿四，後排左為本文作者父親何源恆、後排右為伯父何阿龍



►何長生，修書聖手，本文作者的祖父



►顧頤剛，史學大師



►顧廷龍，上海圖書館館長



►蔣廣聲，國民黨中央秘書長蔣彥士生父



►葉景葵，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



►上海合眾圖書館舊址



►蔣廣聲致何長生信函

◀《讀史方輿紀要》稿本首頁書影

明末清初有一大奇書，顧祖禹之《讀史方輿紀要》一百三十卷，是中國早期歷史地理學重要文獻，綜述「山川險易，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，興亡成敗得失之跡」，其核心在於闡明地理形勢在軍事上的戰略價值，歷來為學者所推重。

嘉慶十六年（一八一一年），數文閣龍氏刊行全書，已在顧祖禹逝世百餘年之後。顧氏生前所刊行者僅為五卷，即康熙丙午職思堂之《方輿紀要州域形勢說》。學術價值而言，《讀史方輿紀要》稿本為世間孤本，此本有顧祖禹親筆手跡，現由上海圖書館珍藏，二〇〇八年入選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。

稿本發現考證始末

《讀史方輿紀要》稿本原為近代藏書家葉景葵舊藏。葉景葵出身杭州世代宦宦人家，光緒癸卯年進士，深得晚清重臣趙爾巽賞識，招其為幕府。辛亥革命後，棄官就商，走上實業救國道路，任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達三十年之久。

晚值暴日啓釁，世亂紛仍，葉景葵息影滬濱，專心網羅文獻，創辦文史專門圖書館，名曰合眾。一九四一年春，葉景葵以《讀史方輿紀要》稿本全書捐贈，寫下一篇三千字跋文，敘其發現、考訂及收藏經過。

題跋云：「距今十六七年前，杭州抱經堂主人朱遂翔告余，在紹興收得《方輿紀要》稿本，因蟲蛀不易收拾，願以廉價出讓。余囑取來，則故紙一巨包，業已碎爛，檢出首冊，見舊跋與陶心雲年丈跋，均定為顧氏原稿，以七

十二元得之。燈下排日整理，剔除蠹魚蛀蟲，不下數百，排列次序，殘缺尚少，乃覓杭州修書人何長生細心修補，費時二年，費款二百元，於是完整如新矣。」

對稿本考訂過程中，《禹貢》雜誌為此展開討論，吸引很多學者參加。《禹貢》及禹貢學會，為史學大師顧頤剛一手創辦，旨在宣導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，「救國之道千端萬緒，而致力於地理，由認識國家民族之內涵，進而謀改造之方術，以求與他國方駕馳騁於世界，固為其最要之一端也。」

顧頤剛是蘇州人，康熙帝譽其家族為：「江南第一讀書人家」。顧廷龍是顧剛族叔，精通古籍版本目錄之學。此時，顧廷龍任職燕京大學圖書館，加入禹貢學會，葉景葵多次與他通信討論，函附六通載入《禹貢》四卷九期，着重指出：「此書問題，在朱墨筆增刪改定處……凡古今沿革變遷及山川考證，頗多校改，皆極有關係之處，所改又均勝於原文，此最宜研究者也。」這些話可與書跋語相印證，蓋意在說明此稿本實為重修本也。

一九三五年春，葉景葵攜十餘冊稿本抵北平，請禹貢學會錢穆鑒定。錢穆認為，須照校一過，方易研究。兩人約定南北分校，校後互易，以期迅捷。葉景葵歸滬後即自校《北直》數卷，錢穆校後致葉景葵書云：「就已校出之優點言，決為顧（祖禹）氏原稿。」

《讀史方輿紀要》稿本得以存世，精澆修復技藝是「續命湯藥」。修復人何長生是我的

祖父，杭州繡本堂傳承人，享有「修書聖手」之美譽。古籍修復是中國一項古老的傳統技藝，萌芽於魏晉，完善於隋唐，昌盛於兩宋，延續發展至今，有不同流派之分。古人周嘉胄《裝璜志》云：「良工須具備天之手，貫蟲之睛，靈慧虛和，心細如髮。允此任者，乃不負託。」北齊顏之推《家訓》亦云：「借人典籍，皆需愛護，先有缺壞，就為補治，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。」

光緒年間，我的曾祖父何清照攜家人，從紹興遷居杭州，在清河坊開設繡本堂書肆，以古籍修復技藝聞名當時。待修古書，或蟲蛀，或鼠竄，或水濕，或焦脆，或霉爛，千瘡百孔，黏結成塊，經祖父精心修治，均能起死回生，可謂巧奪天工。

曾祖父壯年病逝，繡本堂慘遭焚毀，祖父放棄舊書經營，專司補書業務。《讀史方輿紀要》稿本修復之時，祖父剛過而立之年。杭州抱經堂主人朱遂翔，紹興人，年長祖父兩歲，杭州文元堂書肆出身。從學徒習藝到創業開店，終至藏書滿樓，由書商而為藏書家，時人稱其與北京琉璃廠孫殿起，為書肆業南北翹楚，合稱「南朱北孫」。朱氏與祖父交誼甚厚，抱經堂手抄、刻印書籍均由祖父裝訂。

祖父少年時結交蔣家長孫蔣廣聲，二人篤好古籍，彼此意氣相投，互相稱兄道弟。蔣廣聲出身杭城望族，祖父蔣海籌經商，開設蔣廣昌綢莊，其織品無不精妙，為杭州織造局選用，入貢清廷，聲譽鵲起。光緒年間，在全國各大商埠設有分號，產品遠銷南洋，極一時之盛。民國以後，在杭滬兩地創辦綢緞廠，積資三百

萬元以上，人稱「蔣半城」。蔣廣聲為蔣海籌長孫，其叔蔣抑危早年師從章太炎，東渡日本留學。一九〇七年，為適應路收支，蔣抑危舉薦葉景葵為董事長。二人銳意革新，開創「浙興」全盛時期。蔣家斥資買下胡雪巖故居「芝園」，其中亭台樓閣，花鳥魚池，美妙絕倫，是杭州最精緻的園林之一。

古城杭州，東南形勝，文化發達，乃私家藏書匯集之地。光緒年間，丁申《武林藏書錄》題識中謂：「武林為浙中首郡，天水行都，聲名文物，甲於寰宇。士多好學，家尚蓄書，流風遺韻，扇逸流芳。」

葉景葵浸淫江南藏書之風，卷蠹藏書多稱鈔校本。抗戰烽起，江南凋敝，民生維艱，故家藏書紛紛散出，日美等國乘其時會，力事搜羅。葉景葵深感憂慮，一九三九年偕張元濟、陳陶遺等，在上海創辦合眾圖書館。葉景葵捐募基金二十萬，在租界購地建樓，首將藏書悉數捐贈，力邀顧廷龍、王雲五主持館務。

顧廷龍回憶文章記載：「或勸以葉氏為名者，公謂圖書館當公諸社會，將賴眾力以垂久遠，不宜視為一家之私，不許。」合眾以保存國故，維護文化命脈為己任，朋輩回應，捐書日眾，如蔣抑危捐獻蔣家藏書，張元濟捐獻嘉興先哲遺著，顧頤剛捐獻近代史料，李宣龔捐獻近代別集，葉恭綽捐獻山水寺觀志等，藏書達三十萬冊，實為中國現代藏書史上

三大壯舉之一。上世紀四十年代，國內戰爭，經濟動盪，舊書業遂顯艱難。建國以後，何家失去世居老宅，家中許多資料未能留存。祖父寄居孔廟，生活窘迫，給浙圖做一些外包活計，報酬少得可憐，靠變賣字畫收藏度日。

蔣廣聲伸出援手，四處奔走，現存一通函劉云：「長生兄鑒：上海梵王渡路華東師範大學之圖書館，有書多種需要修補，已由葉揆初先生所創辦之合眾圖書館，顧館長推舉吾兄，未知同意樂就否？如有意，請方囑先問明每月需要薪水若干，請即示知，以便轉告。因該方要先開薪水，然後定奪。至於飲食，該大學有職員甚多，想無大殊，惟一榻之宿因轉輾未曾問及。該大學範圍甚大，誰可想有辦法。萬一必須外宿，未知有否。令親戚家可借一榻之地？此事容後與該方商談是也。專此敬請大安並候回音。蔣廣聲謹啟。一九五三年四月廿七日。」

是年七月，華東師大圖書館覆函云：「茲附選葉揆翁之函，希另行設法為荷。」據此可知，葉景葵與祖父有通信往來，此割當是討論《讀史方輿紀要》稿本修復情況。祖父竟將此函寄出，可見其盼望之殷切。

顧氏稿本影印出版

「合眾」創辦十餘年來，物價飛漲，學足惟艱，各項經費均由葉景葵獨立籌措。一九四九年四月，葉景葵逝世後，經濟來源斷絕。董事們聯名函向滬、港兩地，與葉氏有舊交者勸募之，才得以維持到一九五三年六月捐獻國家

。兩年後，更名為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。次年，擴建書庫，增加人員，開放公眾閱覽。據父親回憶，一九五六年初，祖父收到顧頤剛來函，詢問能否去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工作。可惜，此割亦不存。是年四月三日，該圖書館來函云：「茲寄上預交修書費伍元正，請查收。希望你應時來滬為盼。」這一年，祖父已年屆六十。

一九五七年春節，祖父身體不適，返滬避診為胃痛，病重歸鄉。祖父辭世前一個月，圖書館來函六通，殷殷關切話語，總不忘寄上報銷的醫藥費。圖書館最後一封來函云：「胡阿四同志：您好，上次您來我館，對您的照顧是不夠周到的，請您多加原諒。今將埋葬費所差部分肆拾元三角陸分寄奉……請查收為盼。望您多多保重身體。」祖母赴上海，又領取一筆撫恤金。祖父生前用過的修復工具，留給了圖書館。

把古籍修復納入古籍整理，是顧廷龍的獨到見解。《古籍整理二三事》一文中，他寫道：「古籍整理工作中，修補古籍是第一步……應該把培養古籍修補人才列入規劃。」一九九二年一月，顧廷龍患胃癌，在上海華東醫院做胃切除手術，撰《讀史方輿紀要稿本序》。

一九九三年，恰逢上海圖書館成立四十周年。是年十二月，館長顧廷龍致弟子沈津函云：「賤軀尚可維持，但年逾九十，不耐久勞。可喜者，顧祖禹《讀史方輿紀要》稿本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景印問世。我算解除了一件心事。六十年光陰荏苒，顧氏稿本化身千百，嘉惠士林，葉景葵生前夙願終於得以實現。」

人文歷史



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margin, likely a continuation of the main article or a related piece.